

人世间

# 冬日负暄

鲁从娟

小区里有家小超市,正门朝南,门前很宽敞。晴好的日子,小区里的一些老人就聚在这里晒太阳。一面墙挡住了冷飕飕的北风,把阳光拦截在这里,暖洋洋的。寒冷的冬天里,阳光便是无价之宝。每次路过这里,我都很想过去蹲一会儿墙根,惬意享受一把冬日温暖的阳光。

蹲墙根儿晒太阳,如一幅民俗画,在我脑海里存有清晰的底片。以前,农家人的日子虽贫穷,但却“有闲”,特别是进入冬天,柴草归垛粮归仓,整个冬天就成为“闲冬”了。漫长的冬天,其中消闲的一种方式,就是蹲墙根儿晒太阳。天气一定是晴好的,吃过早饭,太阳一点点升高,能够晒到北墙根了,人们就拿出小马扎,走向街头背风朝阳的墙根。没有约定,没有号召,是不约而同的集合。家里没有墙根吗?有,但一个人蹲墙根没意思,街坊们聚在一起才热闹。农家人不怕累,就怕没有说话儿的。人们聚在墙根下说着庄稼收成、聊聊闲天,你给我一袋烟,我跟你借个火,一把花生分着吃,一个笑话大家乐。然后东扯葫芦西扯瓢,东山兔子西山鸡地闲聊起来。对错无答案,图的就是个乐呵。那时候的冬天,许多人家生不起炉子,所以,蹲墙根儿晒太阳,也成为一种不错的取暖方式。

冬天里,人们像向日葵似的,太阳在哪里,他们就在哪里。暖暖的太阳温暖着墙根,也温暖着寂寥的冬天。有的老人们倚着墙根啥也不说,就眯

眼养神,似睡非睡,脸上轻笼着一份满足的笑意,一幅很恣意的享受。古典中,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有一段这样的描述:“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,欲献之至尊,虽有区区之意,亦已疏矣。”说有个农民,太享受晒太阳了,天天自得其乐,想想皇上在深墙大院里,未必能够享受到这份清福,于是打算把晒太阳献给皇上。

蹲墙根晒日头,是最佳的养生方式,通过“阳气”的注入,恢复一年的劳作带来的疲惫。农人一年四季忙个不停,终于熬到了农闲日子,蹲墙根晒太阳是犒劳自己的最好方式。这是乡村的一道风景,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闲适和慵懒。冬天里,如果有哪位画家来村里写生,“蹲墙根儿晒太阳”就是很好的素材,那一定是一幅最淳朴的冬日乡村风情图。

古人也很喜欢晒太阳,享受冬日阳光的温暖与舒惬。不过,古人的叫法很文雅,把晒太阳称作“负暄”或“曝日”,如白居易的《负冬日》:“杲杲冬日出,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”闭目享受阳光抚慰,温暖宜人,阳光与人的肌肤相亲,带来舒适之感。从诗中可以看出,白居易非常喜好冬日负暄这种养生之道。杨万里在《火阁午睡起负暄》里的诗句:“火阁红销雪尚香,睡魔引我入渠乡。觉来一阵寒无奈,自掇胡床负太阳。”一觉醒来,顿感阵阵寒意,于是搬来胡床,背靠着太阳取暖。表现了诗人的自我消遣和对温暖的渴望。宋代诗人郭印

《负暄》里的诗句:“儒生习气深,寒陋浑未除。茅檐负晨曦,暖入四体舒。”诗人以自嘲口吻,直言自己受儒生习性影响,生活贫寒简陋。而在简陋茅檐下,晨曦洒身,暖意渗透身体。寥寥几句便勾勒出冬日暖阳的抚慰之力,将身体的舒适直观呈现。

一个冬日午后,偷得半日闲,我享受了一把冬日负暄的好时光。慵懒地坐在洒满阳光的阳台上,随意翻看一本书,一杯清茶香气袅袅。阳光冲破了冬天那层层坚硬的冷,把一屋的阴暗赶走,屋里变得格外明亮。阳光像温暖的太空被一样包围全身,一行行铅字也变得生动起来。那一刻,沉浸在自己暖和的小世界里逍遥似仙。然而,这冬日暖阳太过于舒服,催人困倦,读着读着便在摇椅上小睡了一觉,在梦中和书里的一些文人雅士神交一番。一切都融进这美好的冬日暖阳里,幸福得无以言表。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晒太阳更美妙的事情了,阳光打在身上,心也随着软化蓬松了。

俄国诗人巴尔蒙特说:“我来到这世界,为的是看太阳。”看来不分肤色,人们都是喜欢太阳的。晒太阳不是奢望,只要你愿意,阳光有的是,它会慷慨地洒上每一个人。沐浴着冬日暖阳,身体里便有了热量,就不会惧怕寒冷。寒风凛冽的冬天,天寒地冻,甚至每个角落都被寒意所笼罩。此时,一束阳光弥足珍贵。冬日负暄,人间向暖,有了阳光,就有了冬日的温暖,有了战胜酷寒的信心和希望。

## 倔老头和三花猫

张凤龙

楼下修车铺的老张头,是整条街上出了名的倔脾气。

补个胎要收十块,少一分都不行;谁家自行车蹭了他的摊子,能扯着嗓子跟人吵上半钟头;就连给车打个气,都得硬邦邦收一块钱,嘴里还念叨着“规矩不能破”。街坊邻居背地里都笑他,说这老头是属铁公鸡的,一毛不拔,这辈子怕是要跟扳手轮胎过一辈子了。他确实是个老光棍,年轻时因为犟脾气错失了对象,之后就再也没成家,孤孤单单守着个修车铺过了大半辈子。

没人能想到,就是这么个倔老头,会栽在一只三花猫手里。

那天傍晚,我下楼扔垃圾,撞见老张头正蹲在修车铺门口的台阶上,手里捏着半根啃过的火腿肠,小心翼翼地往一只瘦骨嶙峋的三花猫嘴边递。他粗粝的手指头布满老茧和机油渍,动作却轻得不像话,嘴里还低声哄着:“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。”三花猫怯生生地叨过肠,他就蹲在那儿看着,嘴角绷着,眼神却软得一塌糊涂。

后来我才发现,修车铺的工具箱旁边,多了个磕出豁口的破碗,里面永远盛着干净的水;铺子里那堆旧棉絮,也被扯出来大半,在角落搭了个暖和的小窝。前几天下大雨,老张头破天荒关了一天的修车摊,我遛弯路过巷尾的废弃仓库,看见他正抱着个纸箱子往里走,箱子里铺着他那件舍不得穿的旧棉袄,三花猫蜷在里面,睡得正香。

邻居家大妈撞见了,打趣他:“老张头,今儿个咋不开摊?莫不是心疼你那只小猫崽子?”老张头的脸“唰”地红了,梗着脖子嚷嚷:“胡说八道!我是嫌这天儿冷,懒得动!”说完扭头就走,脚步却快了几分,像是怕被人看穿了心事。

日子一天天过,三花猫成了修车铺的常客,也成了老张头的“软肋”。

他开始在收摊后,蹲在灯下叮叮当当敲敲打打。没人知道他在忙活什么,直到某天,我看见三花猫的脖子上,多了个小小的铜铃铛。那铃铛是用修自行车剩下的小铜片和铁丝做的,边缘被磨得光溜溜的,跑起来会发出“叮铃叮铃”的脆响。

老张头板着脸,嘴里嘟囔:“拴个铃,跑丢了好找。”

有次我去修车,看见三花猫把老张头的工具箱扒得乱七八糟,滚出来的扳手撒了一地。老张头扯着嗓子喊:“你这小东西,净添乱!”手底下却不由自主地伸过去,轻轻挠着猫的下巴,那动作,跟摸他那把磨得发亮的老扳手时一模一样,温柔得不像话。

更稀奇的是,那天我给他一块钱打气费,他居然从兜里摸出五毛找给我,硬邦邦的脸上难得扯出点笑意:“今儿个心情好,优惠。”

我瞅着他工具箱上放着的一整袋火腿肠,憋笑憋得肚子疼。

如今的修车铺,早成了街上的一道风景。倔老头绷着脸拧扳手,三花猫蜷在他脚边打呼噜,阳光晒得铁皮屋顶暖烘烘的,风一吹,猫脖子上的铃铛就叮铃作响。路过的人都说,老张头好像没那么倔了。只有他自己知道,那点藏了大半辈子的软和,终于有了地方可以安放。

## 妈妈绣的鞋垫

于心亮

我妈做了一辈子针线活儿。年轻时候钩花,中年以后缝线手套、加工羊毛衫,老年后干不太动了,于是在家闲着就绣鞋垫,一针一线,用各色的丝线绣着“喜鹊登梅、富贵双喜、金玉满堂、出入平安、足底生金”等图案。我每次回家,我妈都要塞给我几双。

我妈绣的鞋垫结实耐用,就是感觉有点费袜子,一双袜子穿上一段时间,脚后跟和脚掌的部位就磨得没有绒了,你说袜子烂了吧?却还有一层网儿兜着;你说没烂吧,脚后跟和脚掌却分明露着肉。我妈每次瞅见,总耐心细致地端量我的脚:“儿啊,你这脚……咋长的?”

我也不能说老妈绣的鞋垫费袜子啊,只能说现在的袜子质量不好,不抗磨。我妈就很认真地说:“要不,我再给你缝几双袜子吧?”我忙说:“你快歇歇吧妈,没事就看看电视,听听广播。”我妈说:“干营生不耽误我看电视听广播,你先帮我纫个针,回头我再缝几双。”

纫针这个活儿可真累苦了我,丝线头在舌尖上抿了好几抿,然后屏住呼吸去寻针眼儿。老猫蹲在旁边帮我使劲,它的眼睛都使成斗鸡眼了,我的眼睛也又眯又瞪,眼珠子感觉快要掉出来了,努了半天力,也没纫上针。我妈看见了心疼:“儿啊,你的眼也花啦?”

我妈纫针很麻利,也不用去看,丝

线一捻,针鼻一抹,丝线就纫上了,然后两个手指尖随便一扭一捏,线梢的小疙瘩就打好了。我惊奇地说:“妈,你的眼不花?”我妈说:“怎么不花?花了几十年了。”我说:“那你还这么厉害?”我妈说:“厉害啥,干顺手了呗。”

我妈盘腿坐在炕沿上绣鞋垫,我则躺在热炕头上,一边听老猫打呼噜,一边跟我妈说话。我问我妈当初和我爸谈对象,是不是就是通过鞋垫收服了他?我妈撇撇嘴说:“那个时候干生产队,你姥爷腿又不好,家里缺劳力,散了工我回家就忙,绣鞋垫?哪有工夫!”我说:“有一回我听我爸说,是你绣的一双鞋垫打开了他的心扉,他最终才娶的你!”

我妈又气又笑:“这个老东西满嘴胡咧咧,啥时候说的,等他回来看我不骂死他!”

我耐心去劝说:“你和我爸风风雨雨这么些年过来了,多不容易,我觉得你们老两口能动手就动手,尽量别吵吵,吵吵伤和气……”我妈不绣鞋垫了,摸起笤帚疙瘩就要揍我。我忙捞起老猫来抵挡。我妈突然扔了笤帚疙瘩,说:“你爸回来了,快出去望望去。”

我边穿鞋边说:“我爸回来了?你没听错吧?”

我妈说:“没错,肯定是他,他一进胡同我就听见了。”

我爸果然回来了,一手捏着小电

驴车把,一手扛着个铁锹,嘴角叼根烟,哼个曲儿,看见我,也斜着眼问:“怎么回来了?”我说:“这不是想你和妈了么,所以就回来看看。”我爸说:“哦,你的意思是……要是不想我和你妈,你就不回来了?”

我说:“爸,你又抬杠了不是?”

我妈站在房檐下,没好气地说:“你爸一辈子就不会说个话,你还不知道?咱儿子回来了,你去菜园半头晌,就不会抠点白菜萝卜回来?”我爸又要骑上电驴回去,我急忙拦住:“白菜窖上一段时间才好吃,这刚入了窖就挖出来,还有青涩气,等下次我回来再弄!”

热炕头让给我爸,他舒服地伸直腿,我一瞅也乐,穿的袜子也是脚后跟和脚掌的位置磨得没绒了。我忍不住笑:“袜子都磨烂了,快丢了吧。”我爸低头看看,认真地说:“没烂,这不是还有一层网兜着呢嘛,嘿嘿,尼龙丝的,冬夏两用袜子!”气得我妈翻白眼。

我说:“妈,你绣的鞋垫没觉得费袜子吗?”

我妈说:“不费袜子啊,你们瞅瞅我。”我看我妈的袜子,果然好好的。——怎么会呢?我又看我妈的鞋垫,一下子就明白了,妈妈绣给我们的鞋垫,都是图案复杂的“喜鹊登梅”“鲤鱼跳龙门”等图样,而我妈自己的鞋垫,是简单地纳了个光板儿。